

1962 年在台灣唸大學，畢業後在加拿大與美國上研究所，其間先後都因功課與寫論文的重擔，只好把新詩擱在旁邊了。在美國謀生任職後，每次有空我會閱讀有關新詩一類的書籍與雜誌。直到現在，我還是特別喜歡台灣出版的文藝月刊，內容真是豐富得很！

去年秋天我與內子旅遊英國倫敦時，有一天忽然想起了徐志摩詩人在劍橋大學所寫的幾首新詩，重新引起了我寫新詩的興趣。回到美國後，先後寫了幾首很短的新詩，把稿件投到幾家中文報紙。不久幸運地，澳大利與美國兩家中文報紙採用了我的拙作，這給我很大的鼓勵。今年三月初，爲了慶祝知用母校七十週年校慶，我寫了一首〈感謝母校與良師們〉的小詩，把稿件寄到北加州知用校友會的網站。發稿後的第一週末，我覺得〈感〉文稿子的內容只是我個人對母校與良師的懷念，愛慕的心與情感的釋放只限於我個人多年行蹤的經驗。詩的表現無法十全十美。因此我向班上同窗學友們建議，我們同班高中 22 屆/初中 20 屆的學友要集體地寫一首長詩，其內容是懷念那段美好的日子，從在母校求學以至到廣州參加母校 70 年聯歡大會的日子。詩裡所包括的空間是從越南各省不同的城市，到堤岸安東市，到世界各地，還提及天國。我希望同屆的學友們除了早日集體地寫完這首詩，也盼望同學們藉著電話，email 與信件的溝通 (fellowship)，我們彼此間能夠緊緊地聯繫在一起，讓各地的校友們搭起一座堅固的橋樑，卻不是一盤散沙，更不是如沙灘上迷失的細沙。

## (二) 知用健康園

這幾年在知用校友會的年刊，季刊，和母校各地網站所登的文章，並沒有提到關於知用健康園的事，我就在此先開路了。

在知用求學時，一直到高中二，我錯過了一個大好機會：那就是沒有在健康園租個房間，記得唸書的時期，凡是從外省到堤岸求學的初中三與高中男生們都要在校外住宿。我與三三兩兩的男同學們只好在距離知用學校的附近找房間居住，不知道爲什麼，我卻忘了在知用健康園找住宿的地方。一直到高二下學期，當我自己在校外租了一個小房間住了不久，覺得生活太單調與孤獨，才搬進知用健康園，與兩位校友住在一起。在很短的時間內，我跟這兩位學會了一些簡單的彈結他基礎。到知用上課也只要走幾分鐘的路，就可以輕鬆地趕到課室了，真是方便得很！我記起了好多次，當我住在離母校較遠的地方，每次下大雨時，趕到課室都嘗到「落湯雞」之苦味，還有一次在初中三上學期，有一天睡午覺睡過頭了，一直到上課前五分鐘才醒起來，只好趕快匆匆忙忙地跑回學校（那時我還沒有腳踏車），雖然租房與學校的距離只有五條大街，當我趕到課室時已是滿頭大汗，氣喘如牛，真是尷尬得很！至今仍然記不起當天我是否遲到了？

話說回來，我們三人所住的房間，本來只可容納兩個人，三個人集在一起有點窄。不久以後我們三人便搬到離開學校蠻遠但比較大的房間，每次回校上課只好騎腳踏車。也就從此再沒有享受到走路上課之福氣了。

我離開越南後，每次回到堤岸，除了到知用校園與操場觀光之外，也順便到健康園溜了一下。特別一提的是在 2008 年 4 月末，當我與內人去健康園時，在離健康園與大街相交的角落，碰上了一位校友，他與他的家人等住在健康園已有幾十年之久。